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十七回 蕩春心淫尼污三寶 施妙計智女保千金

蓮因正同徐計氏談論，忽然一個人笑嘻嘻的進來，說道：「師妹什麼傷感？告訴我。」二人倒嚇一跳。一看原來是蓮根。佛婆道：「大師太什麼蠍蠍螫螫的進來，走步的聲音，我們也沒聽得。你師妹在這裡哭呢！」蓮根道：「阿呀，妹妹不要如此，你有什么委曲，告訴我。這個地方雖然清靜，你住熟了就慣的。我起初來，也是這樣昏昏悶悶，幸虧帶來的蓮性，陪陪熱鬧。如今好了，有飯吃他娘，有事做他娘，有經念他娘。雖然說出家人要依規矩，不過在施主門前裝出這道學來，背了他那裡守得盡這許多？師父是極好說話的，不過閒了把這經儀須要學學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師姊請坐，承蒙寬慰，足感知心。小妹到此，本非尋樂而來，不過回想遭逢，至於此極，不得不令人悲痛。」蓮根笑道：「這也難怪，師妹住著一兩個月就服了，你的被褥牀帳都妥當了麼？」蓮因道：「多謝姐姐費心，一切妥當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不過後來衣服等事情，須自己漿洗。」又指著佛婆道：「他總靠不住，前回我不得閒，把換下來的衫褲命他去洗，豈知一件白短衫，反被他洗得黑了許多。非但這樣，連褲上的穢血痕都在上頭，給師父看見了，說我不尊重。我算已經洗好的衣服，必然乾淨了，粗心就穿，豈知弄出笑話兒來。」說得蓮因、佛婆都笑了。佛婆笑道：「大師太這嘴，還是這麼利害。我總說不過你，總是你的理長。」蓮根笑道：「不這麼說，師妹那裡肯笑？說得他笑了，我就歡喜。他悶出病來，也是我們的干係呢。」又向蓮因道：「妹妹你悶的時候，到我房裡來談談。朔望兩期，這裡有香客來燒香的，你就去應酬應酬，也可以解解悶兒。」蓮因道：「師姊須教給我，我方才才知道。」蓮根道：「你看了幾回就知道的。」又道：「方才師父說妹妹的書法極好，現有幾卷經要相煩抄出來，明日就要送來，得閒就寫罷。」蓮因道：「日長無事，盡好代抄，抄了一通，比讀的還好。」蓮根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就去取去。」說著轉身去了，一回笑嘻嘻的走過來，拿著二三寸厚的經籍，說道：「妹妹你看這是最要緊的經仔，就是打坐禪的法兒通在上面了。你仔細去看罷，那就是我初來時節抄的呢。這個字真是畫蚓塗鴉，不要笑話。」蓮因翻開一看，字的惡劣，固不必言，而錯寫連篇，令人絕倒，又不能說不好的，只得贊了幾聲，說道：「將來照這上頭寫麼？」蓮根笑道：「我的字目上頭本來是不講究的，恐怕還有差誤。妹妹見得到的地方，須改改，我是斷不見怪的。」蓮因道：「如此明日起就抄寫便了。」蓮根道：「這紙須要上等的，在師父那裡。現今東腳門已閉上了，明兒送來。」蓮因道：「我明日自己到師父那裡去取。」蓮根道：「也好，時候不早了，你安處罷，我也要睡了，明早師父還要出門呢。我恐也要去。」說著就去了。蓮因送了出來，閉上房門，只見佛婆笑道：「這個人，真是西山活寶。二師太你看他這等粗浮，毫無姑子的樣兒。」蓮因鼻子裡哼了一哼，微微的一笑道：「他是半路出家，還是從小出家的？」佛婆道：「聞說是半路出家的。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，其實品行也不過平常。別人做姑子是師父管束，他是管師父的。」蓮因道：「怎麼反了呢！」佛婆道：「這個緣故，不好說的。」蓮因道：「你既說了，為何又要藏藏露露？我同你一處人，將來有機會，還須同你回去，我不告訴你就是了。」佛婆道：「我說了，你真個莫告訴的呢！」蓮因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佛婆道：「這個人性兒還算直爽，我的話也是他說的。說那一年有一個尼姑來尋靜香，靜香就留尼姑住了幾天。豈知是一個和尚！聽他這聲音是男人的口氣，就動了疑。日裡把這門楔子做浮了，到夜深就開了進去。在窗外一聽，正是興濃之際，他也不響，仍舊出來，裝好了門楔，似檢好的。一早靜香開門，就頂門進去，那賊禿還未起牀。靜香不防他捉奸，豈知他直進房門，揭簾一看，師父就嚇得不得了。賊禿起來，要想滅他的口把他強姦了。他悔了不得。師父怕嚷出來不好看，不得不把賊禿大罵，於是就向他叩頭求告，說道：『千萬莫嚷，從今不管你就是了。』所以直至如今，師父總是怕他的。這倒罷了，自己守得正，還怕人說話嗎？豈知他也是一個淫婦。」蓮因道：「他也有什麼人麼？」佛婆道：「他外邊的人，我卻不知道。那個十三歲的蓮性，就是他的淫狗。」蓮因驚道：「小姑子是男子麼？」佛婆道：「何當是男子。」蓮因道：「不是男，為何與他沾染呢？」佛婆道：「說也笑話，這蓮性已被他打得伏伏帖帖了。憑你哄他嚇他，什麼話他都不肯說給人聽。那一日，天網恢恢，他客房的門忘記閉好，此時正是六月十六，正在初伏天氣，熱得了不得。我睡了一回，汗出不止，人起來乘涼。聽見他在房中罵人，聲音極低。我就躡手躡腳的走去看，會客房門開得敞敞的，就輕輕的進去，看裡邊的燈極亮，一個蠟台上點了一枝燭，放在矮几上。二師太，你想他們在那裡做什麼？」蓮因笑道：「兩個女也做不出別的事，我想極其所至，用角先兒罷了。」佛婆笑道：「二師太不過猜得一半。」蓮因道：「再有一半呢？」佛婆笑道：「說來也不信。」遂向蓮因耳上低低說了一回，蓮因笑道：「阿呀，有這種淫貨，你不要講了，知道的了。虧你看得仔細！」佛婆笑道：「我到了明日，如若無事，至今也不作一聲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投鼠忌器，本來不好漏泄的，但此地這般荒唐，如何能久住呢？」佛婆道：「二師太，再等機會罷。我們談了這些，你不好說的。」蓮因道：「你不要說就是了，時候不早，我還要看看這個書，你去睡罷。」佛婆就去了。蓮因在燈下把蓮根抱來的經本，略略翻了一遍。翻著一個紙條兒，上寫著：前日赴約，從二鼓到天明，不聽得嗽響，未敢入內。不知親娘何故失睡，抑或出門未歸，忘記失約乎？今訂於來月初九再來，半夜為限。令蓮性早睡，勿再同前日一樣，不避人也。小男夏樓字。

蓮因想道：原來他再有姓夏的漢子，這還了得。但是這個條子上寫的，夾在書裡還他，他見了以為漏泄，必要起疑。不如索性燒去了罷。於是便在燈上焚了。又看了一回，已是四鼓。蓮因便解帶寬衣睡覺。次早老姑子來，諄囑一番抄寫的事。蓮根送了紙來，就同師父出去。蓮因自此便將各種分開，一件一件的謄寫起來。別字差處，替他照文理改了。得暇就把功課學習。過了二十，又須料理送人的端陽符。上等人家，又須送彩艾虎雄黃枕。師徒三四人，日夜的忙制了數日，幾只桌子上都高高的排滿。到月底，就一家一家的去分送起來。端陽這日，庵中例演龍燈，地方上最算熱鬧的。地方公舉八家殷實民戶，每年兩家輪換當頭。就在庵中煮葷酒，所奉的神是屈大夫，庵中東間另塑一像。是年當頭的一個是和良，一個就是夏樓，年紀皆不過三十左右。這日一早就來，在正殿廚房設了一張桌子，另有一個會中人管理收賬。散會每人連香金一元，一餐便飯，一次點心。晚上正席，不過鄉間的雞鴨魚肉而已。裡邊西院另辦素齋，凡施主吃齋的，均到裡邊。時將近午刻，各會客紛紛前來交款。有喝茶的，有點心的，外邊空地上各項趕節的，或賣竹木、銅鐵、家常器用，或買茶、酒糖、點心、水果、食品，均蓋了席棚。也有耍拳演棍，賣西洋鏡，唱平話，打連廂，都是些江湖行腳。而紅男綠女，鄉的，城的，村的，俏的，老的，少的，接踵駢肩。花婆康氏跟著女兒玉成也來庵中。勞二本會裡頭的人，蓮因接見了康氏玉成，彼此問了好，陪他喝茶，談了一回，擺出果盒來，康氏等立起來笑道：「我等又不是客人，二師太這麼客氣，下回倒不好來了！你今日事忙，幫你師父師姊去照應罷。」只見蓮根走了進來道：「今日得罪，不能奉陪二位自己去隨意頑頑，吃了晚飯看龍燈。」又向蓮因道：「師妹你到師父東院去，那邊施主夫人小姐等都來了。師父在殿上伺候香客，你去陪陪。康奶奶同勞施主二位也去頑頑。我取了茶葉去，還要檢點碗盞，還要去開箱子取龍身上的排須穗子呢，真正不得空，這裡西院就叫蓮性同新招幫忙的，兩個媽媽看守照應。那邊幫忙的兩個媽媽同著佛婆也忙，分身不開。」說著，開了櫃櫥，取了茶葉，把櫥仍鎖上，拿著就去了。這裡把果盒收好，三人到東院來。果然人數濟濟，那寄棺木的一間，也出空擺著坐椅。康氏等就隨意坐坐。多少施主、夫人、小姐，玉成有二三分相識的，蓮因就逐位的應酬起來，他本是門戶出身，所以談吐之間，落落大方，禮數週到，各人嘖嘖稱羨說：「這位師太倒是能幹個儻的，面龐又好。」向玉成道：「可就是勞奶奶送來的嗎？」玉成道：「正是。」時蓮因又往東首去應酬了。有一個婦人就是會首和良的妹子，夏樓的房下，說道：「我聞得蓮因師太是城裡袁財家的小婆子，難道少吃少穿，怎麼當了鄉下的姑子？勞奶奶知道的，可同我們講講。」玉成道：「我母親曉得詳細。」康氏就把當日租住房屋起直到被逐出來的事，略述一遍。一個人道：「苦了他了。」和氏道：「吃了這些苦，倒也虧他。但這樣體面人，做姑子把他骯髒，老天真是糊塗，你看麻面凹頭醜陋的人，反在那裡呼奴使婢的做夫人，這是什麼講究！」康夫人道：「就是姓袁的夫人，面貌也未必佳。現在他的丈夫病了好幾天，他不在心上，倒日日招幾個親鄰，坐著轎子，出去看戲，真是悍婦沒良心呢！」玉成道：「他沒良心，倒有這種福氣。」和氏眉頭一皺，歎道：「駿馬每駝癩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天下不平的很多。」話未說

完，只聽窗外有人接口道：「你就算巧妻了，倒算我是拙夫，背地裡抱怨。」只見這人抱著一個孩子，已經走到中間。姑娘們也有避開的，和氏一看，就是丈夫笑罵道：「不要臉的，你跑來做什麼？」夏樓道：「奶媽子回去取你的衣服，把小孩子交給了我。你想我今日那得閒空抱孩子，故此就送了來。」說著就交給和氏，把這雙怪眼四下一瞭，卻值蓮因走來，夏樓就上前作揖，笑道：「連日俗事，師太到庵，尚未前來道喜。緩日閒了，當來賀賀。大師太說師太寫得好字，要求墨寶寫一柄團扇呢。」蓮因並不認得，又不好問姓名，只得還了禮，含糊答應著說：「不嫌醜劣，送來罷了。」夏樓笑道：「聞得師太生長羅綺叢中，快樂慣的，怎麼到這個所在？恐怕不耐清靜，倘然心裡煩悶，可到舍下來頑頑。我家老婆做人極好的。」又問師太年紀若干，又說我家有閒書，你出家人喜歡看的是《玉蜻蜓》。阿嚇，這三師太是真正出色標緻，有情有義，蓮因師太也追得上呢。」蓮因見他兩隻色眼釘了又釘，言語粗俗，神情不堪，又不便得罪，方在為難，外邊人進來說夏相公快些出去，買來的龍燈燭不好，要換呢。夏樓只得出去道：「什麼大驚小怪，我們話兒也不能說。」因笑向蓮因道：「我們過一回子再談。」又回頭看了一看，竟去了。蓮因就又到西首一間問道：「諸位奶奶得罪少陪，你們可曉得出去的是誰？」玉成指著和氏笑道：「就是這位奶奶的當家夏相公，號叫樓什麼？」和氏笑道：「不是的，他號叫敦仁，單名樓字。」蓮因就知道是字條兒上的人了。只得向和氏笑道：「奶奶好福氣，有這麼的少爺，老爺又能幹。」和氏道：「什麼能幹，不過交結淘氣朋友，偷雞走狗，常常出外不回家。他們都說我好，真是一家不知一家呢。」說著幫忙的人擺上午飯來，此地五六桌通是素的，有幾桌葷的在西院五間頭，各人吃了飯，隨意說話兒。也有到外邊去頑的。

到了晚上，就在外邊空地上演起龍燈來。蓮因也陪著施主夫人、小姐出來看看，門前紮的燈匾牌樓，鼇山、二龍戲球，一齊點了燈，會裡的人各自裝束起來。有扮戲文的，有扮十二個彩茶娘的，有扮海龍王娶婦蝦兵蟹將的，有扮鍾進士嫁妹小鬼當差的。另有一班粗細樂工，在那裡吹打。兩邊兩套戲文，一是水漫金山，一是孫悟空鬧天宮。最前面又有一架廣東細巧燄火，看的人山堆潮擁。真個是魚龍曼衍，吐氣如雲，揮汗成雨。靜香也出來看著，就命蓮因：「把裡面的五間頭鎖好了。我們身邊橫勢各有一個鎖輪的，奶奶小姐們如要更衣，就在外面帳房北首半間小廂屋裡罷。」蓮根陪著眾婦女到東首去講講說說，西首去指指點點。夏樓只管在婦女地方掠鬚。看見了蓮因，便挨到肩頭拍著笑道：「師太立著要腳酸，我去取個凳兒來坐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那邊好坐呢，因不要坐，所以站著，大爺請自便罷。」夏樓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遵命。」就乘旁人不見，在蓮因腿上一捏。蓮因不敢作聲，回轉頭來，他已經去了。走到那邊似同蓮根說話，不多一回，眾人妝紮已齊，先放了爆竹百子乾孫，然後奏起樂來。眾夫人小姐們大家坐了看，他一起一起的分班演舞。先是馬燈彩茶戲文，然後再演龍燈，以後各種禽獸燈。末了兒方燃放燄火。內中也有六七句故事，演到龍燈第二條的時候，蓮因已是煩得難受，又是熱，看各人正在興頭上，也不必陪了。他就獨自進去，要想歇歇。正殿上並無一人，所有的人均在外殿門口，也是擁擠得不堪。蓮因到五間頭，把洋鎖開了，大凡西洋鎖最好，內外皆可以開閉的。蓮因走到庭心，就在台階廊下緩緩的走進來。忽聽自己房裡似有人聲，倒嚇了一跳。自想各人都在外邊，再有何人在這裡呢？難道是樑上君子麼？但是偷東西的不該有說話聲音，就疑心到是蓮根了。但是他也有房的，怎麼到我的房裡來呢？倒要去聽聽再說。就放輕腳步，走向前去，只見蓮根的房門，用鐵荷包鎖鎖好在那裡。於是走進中間，見自己的房門扁閉，裡面的燈仍舊點好，就在門縫裡一張，看見蓮根把一個人擁在牀上。但見蓮根，看不出下面何人。所聽聲音，雖然甚低，大約是夏樓了，但聽道：「今日是端午，怎麼好幹這樣事，娘你放了我起來罷。」蓮根道：「你為什麼要我進來？」夏樓道：「叫你進來頑頑。」蓮根道：「你就頑，再停了一回子，他們要進來了。」夏樓道：「這回子我想著是端陽，不能頑的。」蓮根道：「你不頑麼？我把你害相思的。」說著就蹲到前邊去道：「你摸摸看。」夏樓道：「阿呀，膩濕的是什麼東西？擱到臉上來。」蓮根道：「請你吃的。」只聽外邊叩門，乃是蓮性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姊姊，師父叫你呢，你到底在裡頭不在裡頭？」說著又出去了。二人嚇得一跳，連忙把燈吹滅，夏樓輕輕說道：「我原說不好，我們出去罷。倘然二姑子來，就不好了。」二人就■了一回，蓮因心頭鹿鹿的跳，一時眼紅耳熱，避在一邊，只見他二人在暗中摸了出來，開了門，逕自去了。蓮因罵道：「小蹄子，到我的地方來幹這個事，不要臉的忘八羔子，我住在此，將來必定有不才之事。方出苦惱海，又入是非門。我的命為何這般，總是遇人之不淑呢？」一面進房點了燈，在牀上一照，幸虧未污，不過有幾個腳印，就把襯席重新整頓一番，泥跡揩去了，又罵了幾聲，復到外邊來，只見蓮根向師父要鑰匙，靜香道：「你自己房門上的鑰匙不歸好，怎麼叫我來歸呢？快取去罷。」蓮根就去接了，那夏樓遠遠的在那邊看著笑。地上正放煙火，靜香向蓮因道：「你同師姊進去，吩咐排起席面來罷。一回兒完了，他們就要坐席了。」蓮因心中雖恨，也不敢放聲出來，只得一同進去。蓮根先回房，蓮因命幾個幫忙的，就在師父那邊排起席來。外面也吩咐排席。一回到西院來，見蓮根正在房裡洗衣服呢。蓮因道：「這樣忙，你倒洗起衣服來了。」蓮根道：「天氣熱，出了汗，不舒服，所以換下來，下一下水就好的。」便就絞乾了水，晾在房後。原來是一條褲子。蓮因明知是流濕的，也不計較。蓮根就來幫了一回忙。只見女人們都進來了，也有記掛家中不吃夜飯就回去的。靜香隨其自便，並不挽留。直到三鼓，方才席散，紛紛歸家。和良的母親、夏樓的妻子就留宿庵內。和良早已回去，惟夏樓一人進來同靜香算賬。除外用外，應歸裡頭香金一百七十三千八百文，除去素席開銷淨餘九十五千。雖忙了數日，也算極好的了。夏樓算好了賬，又與蓮根在院子裡談心，安排次日收拾的事務。蓮因並不理他，到東院來坐了一坐，便回房睡了。

次日，老姑子起來，看看打掃殿上及各處房間，把東西一一的收拾歸藏好了。夏樓又來，只管把蓮因看，蓮因心頭只管得得的跳，也假作不曉得樣子。吃了午飯，方領了留宿的女客回去，蓮因心裡方定。自思久居此地，終非長策。須要早想法兒，離此陷阱方好。

時光易過，又是新秋。蓮因背地裡與佛婆商議，佛婆道：「你要去，我就服侍你同去。但是沒得什麼妥當的計策，何不到園裡去同勞奶奶商量商量。他的丈夫又熟悉驛路，雖不能叫他陪了走，也可把路程指點指點。」蓮因道：「也說得是，過幾日就去，但恐怕商量不成，泄漏子，反為不美。」佛婆道：「我看他忠厚，不似一等輕薄樣子，未見得必無道理的。」蓮因點首道：「我也沒計策，只有這個道兒子。」於是過了數日，方欲同師父說去望望勞家的話，只見師父走來說道：「此地風俗，巧節前例送巧盒與各檀越。奶奶小姐，裡邊放著果子繡針，名曰送巧。這盒子我通已買去了，我們三人須分頭去送。你園裡是認識的，就走這一路。共四個村莊，我到西埂子一帶遠些地方去，你師姊到南牌樓東莊一帶去，你今日就把地方分作三路開出來。所有逐戶姓氏男女的姓名，通開明白在上頭。你也就學學走動的應酬。從今晚起，把巧盒裝好。各帖了紅簽條，上邊寫明白了某太太某奶奶某小姐的字樣。橫豎有成賬的，你就看著寫罷。」蓮因正中心懷，當場答應。到了晚間，就把巧盒裝起來，面上寫「天孫送巧」四字，封好了。到初五這日，僱了香公挑著，分送出去。到了勞二家中，玉姑娘接見了。彼此問好，蓮因預先命佛婆另制了一具鑿銀八寶長生鎖，一條西洋鍍金練子，送與玉成的小娃子，玉成道：「阿呀，姑姑怎麼這樣厚賜，不敢當的。」蓮因笑道：「見小得很，戴戴作個記念罷。姐姐若嫌輕，就隨你不受便了。」玉成道：「這麼說，倒不能不受的了。但是姑姑們吃十方的，我倒吃起十二方來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小妹蒙鼎力救出於患難之中，無以為報，這是我私送的，莫給他們知道就是了。就是我們仍稱姊妹，不要俗了。」玉成答應，就命人去招了勞二來，要安排點心，說道：「妹妹你今兒就住在我家罷，我們好談談心。」蓮因道：「有四五十個巧盒，須送了，我們師父還要打抽豐哩。」玉成道：「也罷。你去送完了晚上來吃飯罷。你怕師父怪，我就差勞二去同你師父說一聲，你道使得使不得？」蓮因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也好。既如此，還要相煩再同佛婆說，叫他就睡在我這牀上，否則不大放心。」玉成道：「這時候你師父尚未歸去，到早晚上去罷。」蓮因應諾了。吃了些點心，就同香公去了。到了夏家，怕他糾纏，便叫香公送去，自己到別家去送。豈知和氏不在家中，夏樓就喜歡得了不得。香公道：「姑姑說請爺同奶奶的安，他恐怕來不及分送，改日再來了。」夏樓道：「有意不來，豈有此理！」便差了一個老媽子去說，奶奶要請他說一句話兒。他不來，你就強拖他來。停了一回，果然來了。夏樓已在門口立待，見了笑道：「你竟做了一個過門不入的神禹，我倒不能做閉門不納的泄柳呢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恐怕來不及了，本來要進來請請安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跟了進來。夏樓命老媽子去留香公便飯，這裡去開一壺雨前茶，弄五六樣

茶食碟子來。先用了點心，再吃飯罷。蓮因道：「多謝不勞費心，我到奶奶那裡去請安。」夏樓笑道：「奶奶娘家去了。」蓮因聽說奶奶娘家去，就著了急。因想道：今朝羊入虎口，不得免了。早知這事，我就不該進來。今兒叫我怎麼樣呢？我不如好意隨機應變，便道：「奶奶幾時去的？」夏樓道：「去了三四天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他去了，你不冷靜嗎？」夏樓笑道：「原是幸喜姑姑來了，我們談談心，今兒就不要去了。」蓮因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怎麼住在你家裡？奶奶又不在家。」夏樓道：「因奶奶不在家，所以好留你。」說著，奶媽子送上茶點來，說道：「香公已在那裡吃飯了，不知道爺要什麼菜？」蓮因道：「不要多事，我就吃些現成點心罷，肚子還飽呢。」夏樓道：「豈有不吃飯的理。」就向奶媽子道：「你拿幾百個錢，到市上去買些麵筋豆腐、衣香菌、麻姑、青扁豆。就叫阿二到後面園裡掘幾只竹根筍，弄七八樣小菜就是了。東西要精緻，你就去辦罷。再要一個麻姑湯，買東西來不及，你就叫阿二去買。」奶媽子答應著去了，蓮因想這回子奈何呢？因道：「我還要送東西呢？緩日再擾。」夏樓道：「東西我差人替你送罷。香金都是我一個人來包出。」蓮因道：「我師父、師兄知道了，不好的。」夏樓道：「有香公陪著，只說你親自送去的就好了。」蓮因道：「這是庵中常例，況且他們要問我各人家太太奶奶的面龐兒，怎樣回答呢？」夏樓道：「你就不住，須吃了飯去，我還要求你呢。」說著送了一杯茶，敬了幾樣點心，蓮因也隨意吃些笑道：「求什麼呢？」夏樓就涎著臉說道：「恐怕說了師太不肯從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你是檀越，我是仗著，你們吃飯，有什麼不好？但凡做得到的總遵命。」夏樓看看光景，漸漸的近了，便走到蓮因身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好姑娘，你是聰明人，還要我說麼？我自從見了你便失魂落魄的。那一刻不想，求你行個方便兒，救救我，否則要相思死了！」蓮因笑道：「男兒膝下有黃金，這個形景有人進來看見像什麼？」夏樓叩頭道：「他們都在廚房，這裡沒人來的，求你發慈悲救我，就是佛家的無量功德。」蓮因便立了起來笑道：「急色兒，不要這樣，起來！」夏樓便強推他坐下，說道：「好姑娘，你坐了，我在此求你，你不應，我不起來的。」蓮因想了一想，只得用緩兵之計，暫過目前。因雙手去扶他說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就是答應，也要坐了從從容容的商量才是。」夏樓便立起身來道：「你答應了，我就謝了，怎麼吩咐我罷，我總忘不了好姑娘，好姑娘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坐了，同你說，這回子要從你的心，萬萬不能。那邊施主人家，我是必要親自去的。你今晚半夜到我那裡罷。橫豎你是熟門熟路。」夏樓道：「只怕哄我嚷出來。」蓮因道：「誰來哄你，你不信莫米。」夏樓道：「來來來，死也要來的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倒怕你告訴人不好。你須得寫一個筆據我方信。」夏樓道：「怎麼寫呢？」蓮因道：「寫今日你在這裡強誘我進門，逼我允從，我不肯。你多方引誘，方約夜間到庵相會。倘泄漏風聲，許我到官控告，寫這個意思。」夏樓道：「你哄了我怎樣？我倒把憑據落你手裡。」蓮因道：「我也給你一張，若哄你，你驅逐我出庵。」夏樓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就拈毫磨墨取了一張紙上寫著。

七月初五早，某見蓮因送巧，經過此地，就設計誘入門中，哄勸，蒙許夜間到庵相敘。以後倘泄漏春光，即以此紙為憑，到官控告。

蓮因也寫了一紙交他，因笑道：「你欺我。」夏樓道：「並不敢欺你，倒得說說欺的道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怎麼你不稱我親娘？」夏樓便笑道：「好親娘，好好親娘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又這個樣兒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你叫我親娘，自己還得要稱小男呢！」夏樓便不覺失色道：「這事你怎麼曉得的？他告訴你了不成。」蓮因道：「這等事他肯說麼？我是仙人，就曉得過去未來。」夏樓道：「你哄我，我因天熱未曾來過，他不告訴你，必是靜香，或是蓮性說的。那老佛婆是不知道這事，恐怕一定是蓮性露了風聲。」蓮因道：「也不是。」就將看見約書及焚去的話說了一遍，夏樓道：「多謝你，萬不可告訴人。」又道：「他這人粗心，幸虧到你手裡，否則還了得，吃了官司，還要丟臉，我所以不喜歡他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我又想著了，你須把為不喜歡蓮根，所以來誘我的話補上重寫一張。」夏樓道：「這個何必呢？」蓮因道：「你不肯就罷了，你還是同他去好。我那裡仔細沾辱了你。」夏樓道：「我寫。」於是重寫一張，加了因見蓮根不好，遂誘蓮因。蓮因就把這紙收好，說道：「為你胡纏，時已過午，不及吃飯了。你去招一乘轎我坐坐罷。待我早須回去，你必要來的。但不必早來，自半夜起到三更，我假做鼾聲，你進來便了。」夏樓唯命是從，就去招了三個工人，把自己的轎子送他，又教他吃些乾點，更了衣。蓮因就同香公去了，在轎內又氣又笑。自思這種淫棍，可惡已極。顧不得良心，倒要頑他一頑。橫豎他有親筆在我手裡，不怕他。我的紙筆他沒得什麼用的。因他色慾迷心，也不曉得利害了。一面想，已到了後園。

閒文少敘，到了申酉之交，早已送完了，打發轎子先回，說：「坐了半日轎，兩腳麻木，我就走回去了，路也近，倒舒快些。」那工人自然抬了轎子回去。蓮因又命香公回庵，說道：「你同老師太說，我被勞家苦苦留住，只得明日回來。就叫佛婆睡在我這牀上，恐防不謹慎，你就住在東廂。過了一夜，待我回來，你再回去。這是最要緊的，你的力金，我明日回來開發你。你住在那裡，夜間須要醒睡些，倘有什麼你就要起來看的，因我房裡有東西，不大放心，所以留你一夜呢。」香公答應著就去了。蓮因方到勞家來，玉成已是等了一回，接著說道：「妹妹這時候才來，我正要打發他去說呢。」蓮因一面進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已叫香公去說了。說是姐姐苦意留我，就在這裡過夜。我還有說話同姐姐商量呢。」說著已到了裡邊，勞二走進來笑道：「姑姑可是不要去了麼？我先去沏茶來。」玉成道：「你去沏了茶，就去安排夜飯罷，妹妹已經餓了。」勞二笑嘻嘻的去了，一回子送了茶來，就出去。玉成先向蓮因說道：「妹妹可曉得你那袁老爺昨日死了。」蓮因驚道：「怎說，他死了！」玉成道：「剛才他外邊聽得的，同我說一半因你出來了，氣死的。」蓮因究有夫妻之情，想他雖然是一個鄙夫，究竟待我不薄。出門時又送銀子，也就哭起來。玉成道：「妹妹已經出來，與他的恩義已絕，也不必悲傷了，況妹妹曾經說過的，前數年妹妹要跟姓韓的，他故意生氣，把妹妹娶回。這麼看起來，不過一時好勝，倒污了妹妹。未必真是知己。」蓮因道：「雖然這個意思，究竟現在總算待我不薄。我們恩怨究竟要分明的，我將來要憑良心吃飯。他這麼死，心裡安得不想呢。」遂又嗚嗚的哭起來，玉成竭力勸住了，說道：「妹妹將來多念幾卷經超度他，也算盡心了。」蓮因點頭稱是。只見勞二已搬上六七樣蔬菜來，另有一壺本地的上酒，燙得溫溫的。玉成叫他打一盆溫水來，妹妹要洗臉。勞二答應著，飛奔的去了。蓮因笑道：「姐姐好福氣，姑爺好說話，千依百順的。你看富貴人家，規矩講究得不得了，其實有名無實。雖是呼奴使婢，那裡有姐姐的著實自由自在呢。」玉成笑道：「論理，他總算待我好的了。憑我怎樣說他打他，他總不哼一聲兒。這個上頭我也算是前世修的，不過家寒，他吃苦些。」說著勞二已將臉水送來，蓮因洗了臉，就去喝酒，玉成叫道：「二阿哥來。」勞二笑嘻嘻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可是要飯麼？」玉成笑道：「你脂油蒙了心麼？妹妹酒尚未喝，就要飯。方才做了八樣菜蔬，一氣送了六樣來，回來吃飯，菜又冷了。你把這三樣抬去蒸好，停一回取一樣來，要分得勻勻的。飯好了，你先吃罷。」勞二道：「這麼著，我來抬去。」就抬了三個碗就走，蓮因、玉成看這樣兒，通笑了。一回兒勞二抬了一碗來，蓮因道：「姐姐太費了，既蒙見愛，不必這個樣兒。」玉成道：「通是素的，又不值什麼錢。妹妹一贊，我倒不好意思了。妹妹我酒乾了，你也乾罷。」於是又斟了一杯，酒至半酣，蓮因就將夏樓的事，自從見了情書到日間所遇，及哄他要簸弄他的事說了一遍。要請姐夫設一法兒，擺佈擺佈他。玉成道：「有這等事，真是衣冠禽獸！他在本地是算有名望的，雖然，有背地裡說他三瓦兩舍，品行不端，究竟並沒實據。豈知他偷上了大師太，怪道我冷眼看他。地方公事，不大留心，怎麼白衣庵的捐助能慷慨呢？這憑據妹妹收好麼？」蓮因道：「藏在這裡。」玉成道：「我叫他來商議。」便道：「二哥來。」勞二就又送上一菜前來，說道：「只剩兩菜了。」玉成笑道：「糊塗蟲，我們吃的難道不知道？」蓮因笑道：「就請姐夫搬飯來罷，我們索性同他商議。」玉成道：「也是。」就命勞二把兩樣菜同飯一齊送來。勞二去了一回，果然一齊送來，坐著伺候。二人吃畢，便把殘肴杯碗等，一齊收去。送上臉水，一面把桌子揩抹好了。玉成再命他砌一壺茶來，二人洗臉漱口畢，就把這事告訴勞二，教他想法。蓮因道：「這個人，我已經約定佛婆睡在我牀上，因為天熱，後房的窗戶尚未裝上，蓮根又即在東一間，香公臥在東廂。今晚必然有把戲兒出來。好在你們通是檀越，但請姐夫招一二人到半夜時伏在外邊，聽他裡邊沸鬧，你們兩個人守在庵後，一人去叩門，見了姓夏的，就捆起來，要送官。他若肯具結，你們就令他詳詳細細寫一張。這等禽獸，訛他幾個錢也好的，但不要輕放他。再者，姐夫最好不算在這裡頭，只是經過見了同他說人情，如此更妙。」勞二道：「這裡有個甘姓三弟兄，與他為爭田地起見，心裡不合，常想

報復，尋不出訛頭，若我去說了，他本來要錢用，必然高興的，那時我就從中作個好人，但是這麼一鬧，他後來必定要疑心是二師太的指教，恐怕住在庵裡不能安逸，這倒不可不慮的。」蓮因道：「姐夫你不知我的心事，我久想回家掃墓，只因並無伴侶。現今這佛婆徐計氏是同鄉人，也要回去，我有了同伴，就可以走了。就是盤費，我在庵中，也積了一二十金。我還有舊剩的銀子，兩個人也夠了。但是不知道走的路徑不曉得姐夫有什麼法兒。」勞二道：「這裡到江南的路，我是通熟的。總須從河南渡過可，經山東界，到徐州，或從安徽到浙江走，也是一法。我河南湖北驛上，通有信得的朋友可以寫信去請他照應照應。你們兩個人，一百金可以到江南了。但是要走，恐怕不放，怎樣托詞呢？」蓮因道：「只說庵中出了這件事，不敢就去住。聞得姓袁的死了，他家中寄信來要去守喪，同他念唸經，過了終七，再回庵中。那時我已去遠，也不管他。所以這捉奸事，要姐夫做好人，將來不致帶累呢。」玉成道：「此計雖好，但我同妹妹已是慣熟，去了，我那裡捨得呢。」蓮因道：「姐姐放心，姐姐待我的情義，我今世不忘的。我回南之後，必當寄信前來安慰安慰。倘得了機會，住持大地方，可以自樹一幟。無論山遙路遠，必當遣人來接姐姐姐夫，索性住到江南去。我就每月送姐姐銀子使，姐夫也不必做這個奔馳事業了。」勞二道：「但能如此，倒也極好，我本來也怕極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二位請放心，我不是負心的人。」玉成道：「是便是，但這時候已不早了，二哥你就出去招了姓甘的同去，便事要小心，千萬不可粗莽。倘裡頭毫無聲息，不可進庵的。」勞二就諾諾連聲去了。這裡二人談了一回，各自安寢。正是：

為捕鯨魚先設網，要除梟鳥暗張羅。

未知以後若何，下章再述。